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

郡人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許達猷子嘉 參閱

何翰林集

書　何良俊

與王槐野先生書 陵苑哉 法門離

良俊嘗論當世之事，後聞寧藩首難，陰遣人邀致陽明先生，先生脫身走下縣，徵兵討賊，不踰月而元兇

就擒江漢底定。武皇帝南巡時喬白巖先生分守留都武皇帝有隨駕總兵江彬陰欲圖逆方貴幸用事變在肘腋先生隨時折之中其隱曲故姦先寢謀又思一見其人未見白巖先生轉北太宰去過枝策渡浙江欲走見陽明先生值陽明方有廣東之命已就道又不克見乃探禹穴覽會稽之勝以歸時乙酉之冬良俊年二十矣于王霸之餘畧倚伏之要害亦已畧得其槩矣良俊憶自項歲嘗謁西玄馬先生先生亟稱曰今海內善為古人文者惟我關中槐野

王先生。及受官來。拜先生于庭。見先生言辭爽朗儀狀軒舉。及先生進良俊于坐。則聞先生之論。其言西北與東南事甚悉。蓋西北自青神余公。鈞陽馬公。遂庵楊公。晉溪王公以來。其經畧之迹。凡邊城要害。與道里近遠。以至言動食息。雖細小猶能記憶之。若陽明南昌之捷。白巖留都之事。雖南人有不能盡知者。先生蓋屈指計之。若道前日事。則良俊昔以不及見四公。常悵悵不能去心者。今幸取償于一日矣。其爲慶幸當何如哉。自先生行後南中之事。漸不可問。夫

去年之夏，寇之在柘林者，纔八十人耳，不以此時剿滅，縱敵養寇，以至今日者，將就任其咎耶，今賊人恣肆，又年半餘矣，諸公尚未開有廟勝之算，而事體乖違，有不可以枚舉者矣，夫統三軍，援桴鼓，使士卒樂死者，將帥也，今將帥領士卒臨陣，而斗米尺帛，皆取給于有司，有司每每節縮財費，不稱功賞，夫李廣之為帥，朝廷賜予，悉陳之廡下，使士卒裁取為用，以李廣名將，其待士如此，尚不能以得志，今將帥欲用士卒之命，而有司每失士卒之心，雖使李廣復生，欲其

制勝得乎夫古之善將者必欲得素撫循之士用之何也蓋素出撫循則恩既素結信亦素孚威又素足相務服如手足腹心有不待告諭而自相捍衛若出一體故廉頗在燕思用趙卒者是也今敵人壓境始差某將官提某處兵若干赴敵將與士卒不但素不識面亦且不知姓名若此雖使廉頗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在文之畧蓋不世出然其所以勤王定亂者猶賴節制之兵今之坐而談兵者每言陣法夫南中溝港鱗次屋廬櫛比陣法固不可用然獨可無紀律

乎。夫古之用兵者。曰奇門正。曰犄角。曰形格。曰勢禁。曰三疊。曰魚麗。曰長蛇。曰九宮八卦。盖變幻莫測。而終不失正。故穰苴孫武韓信李靖之所以取勝者此也。今合數萬之衆。總爲一隊。驅之赴敵。一人失利。萬人奔潰。則雖穰苴孫武韓信李靖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敵人爲鬼爲蜮。詭譎萬端。前有賊從嚴浙由歙州歷寧國太平抵南京。止五十七人耳。已至安德門外。而探細者。猶言五百人。或言千人。盖緣賊人六七爲羣。窟伏草莽。一去一來。一起一伏。如循環然。莫測

其端此正所謂以寡爲衆以弱爲强蓋得兵法之秘矣校之我軍或千人或萬人總爲大隊一敗則不可復之者（今之兵多以此致敗）相去何如哉古之用兵言天時言地利言人和。夫天時彼與我共之者也然察其性辨其俗因是以乘之者其變不可勝窮也若以地利言之則彼已久處內地出入慣習且稞形踈理不畏暴露去來剽疾有若飄風而我一時調至之兵茫無所知且進退持重難與爭鋒則地利之不如彼也明矣若以人和言之則彼犯波濤越瀛海出萬死一生之中以處我

土此正所謂同舟以濟雖吳越可使相救者是也若我軍之爭功競利雖當事諸公猶不能不為異同今以無知之將卒但曾日前者若羊之在群可望其無相抵觸乎則人和之不如彼也明矣今之主征剿者（書此數言）則詘招撫主招撫者則詘征剿欲用鄉兵者則以調兵為無策欲調客兵者則以鄉兵為失計皆非也蓋征剿者剿海外之冦招撫者招中土脅從之人也陛祠祭嘗言未有不知虜情而可以會戰未有不摧敵心而可以取勝者此二言最為切要今當大張曉諭

明著賞格。有能斬敵人酋首來降者。爵以幾品軍職。斬賊衆一人首級來降者。賞以幾十金。縱不能致其必來。但此諭一布。敵人攜貳必不深信內地之人而內地之人心一動搖亦必不爲敵人盡用。乘時征進或可爲勦滅之一機會也。況敵中總統者何人。其分領頭目有幾人。今皆不能詳知。夫群犬分布于庭方戢戢而臥。投之以骨。則衆起而爭之。自相搏噬。此勢所必至者也。或更募萬金死士。得數人者。投入賊中就中取事。又一機會也。今不知出此而但欲與之角

力良俊恐賊人佻狡剽悍此亦難以得志矣今之所以欲召募客兵者正欲為訓練鄉兵之地耳蓋三吳之人素不知兵今賊已壓境則猝難應敵故暫借客兵禦之于外而内修戎政此正其時不然則遠募之兵豈有經年累歲久客而不去者今客兵屢至而鄉兵未聞訓練不知客兵一去竟作何計也南都諸公嘗問良俊曰三吳之兵果足用乎良俊應之曰夫吳越所用固三吳之人也項籍起兵吳會率三千子弟兵渡江而西卒之滅秦與漢角立其所用固三吳之

人也。晉謝玄以五千人。破苻堅三十萬之衆者。其所用亦江東之人也。豈其時皆借兵于他國哉。但史稱吳之入越。用教士七千。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夫所謂教之云者。當徒木懸賞。以明其信。涕泣誓告。以作其義。投醪孤癰。以結其心。耀兵揭威。以鼓其氣。斬駙白刑。以申其罰。什表五約。以致其決。至于坐作擊刺。射遠中微之事。則又其末務而日夕所當究習者也。不然則募客兵而徒費餽餉。養鄉兵而坐縻廪餼。終何益于成敗之數哉。今當事諸公。不知出此

而用以募兵請糧為言夫山東之兵已一敗矣狼兵土兵已再敗矣今苗兵已集而成敗尚不可預料倘不得志不知更何以為善後之計也竊計從去歲以至今年各府調至錢糧無下數十萬各府之錢糧有限而軍門之費用無窮若兵連禍結更一二年又不知將何以處之也良俊嘗竊計之當今為理財之計者惟錢法門攤二者可講耳夫天子所以開利源而不竭者惟錢耳何也蓋財之所出不過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皆有限極惟錢之用不窮者以能權其輕重

而伸縮之數在我制之耳今之司國計者特以爲錢之用不償鑄錢之費故不敢倡爲此議嘗考宋之鑄錢有二十四監今該于兩京十三省及六塩運司共計二十一處開局鼓鑄兩京以一戶部副郎主之各省以一叅議主之各塩運司以一運司判或運副主之而巡按御史毎加覺察又先著爲令禁民間不得以銅爲器凡市中工匠不得打造銅器限三月之內並首告入官官給其直按宋真宗咸平四年之令舊制犯銅禁七斤以上並奏裁處死詔自今滿十五斤

以上取裁餘節減之則知宋之銅禁蓋嚴矣又按周顯德二年以縣官久不鑄錢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故錢益少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内悉聽輸官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罪則知五代之銅禁亦嚴矣蓋必嚴立銅禁然後各處之銅盡歸錢局且良役又考之古今之錢唯五銖輕重最為適中古以二十四銖為一兩若以古今度量較之今之一兩比古之八

錢稍劣，則每錢重一錢四分，稍麤，通計每銅一斤，除銷鎔磨洗之外，當得錢一百五十有畸，大約一局每日有銅二百斤，當得三萬有畸矣。又當著為令甲。大凡拘刷銅器。皆責之府縣。明造冊籍送局。督鑄官不得擅自拘刷以致紛擾。其軍民有罪者，府縣許酌量贖銅送局，更或不足。然後有司以無礙錢糧買充其合用工役人等。除番沙掌鈴高手。出直僱倩，其餘熾炭鎔銅磨洗之類。有司並以有罪人充，則于鼓鑄之費不亦少省耶。近聞有人建議于雲南鑄錢。錢成則

遞至湖廣。由湖廣遞至南京。南京轉解京師。可謂失策之甚。即郵驛之費。已不可紀極矣。夫郵驛支應。皆百姓之脂血。國家之命脈也。夫已知鼓鑄之無利。況可又增不經之費。以益之耶。大凡事貴于因能知因之爲利。則事省而功倍。今二十一局所鑄之錢。但當督令有司。立法就于所在行使。所易之銀。着令進表官順帶進京。此所謂因之爲利者非耶。或又以盜鑄爲言者。是不足深慮。夫所鑄之錢。必令識數管解所在巡按御史。給與鋪戶。給散之日。須令當堂揀選。如

有攙和鉛錫或輕薄濫惡者管鑄官許令參奏送京
處以重罪其錢務要肉好周正輪郭分明則工費已
不貲矣夫官局所用者官銅所役者公徒猶惜其重
費則民間亦何利而爲之耶蓋不待禁而自息矣良
俊嘗竊計之一局每日鑄錢三萬以銀可得五十兩
則終歲可得銀一萬八千兩總計二十一局每歲幾
有五十餘萬矣若銅少有羸工役少勘歲或加羨則
于國計不無少裨耶若門攤一節則　祖宗已有成
即使其法益密使足歲得其利未有歸之朝廷者
法至今行之但其法未密利不歸于　朝廷耳　祖

宗之法止稅店面今當併及房室每房一間一年止可稅銀一分然此法之行必自貴近始譬如勳舊大臣之家有房千間每年止該出銀十兩夫勳舊大臣久享朝廷尊爵厚祿每年出銀十兩以裨國計以爲齊民倡豈非其所踴躍而樂輸者耶至于民間大率以中戸論之有房二十間歲輸銀二錢耳亦不爲病但恐有司不體上心不知民隱差委在官貪殘之徒査勘房屋懼有隱匿再三覈實而無賴小人乘機漁獵必有數次叫號挐突騷動于里巷之間四出紛然

民必大駭此則深爲可慮者耳良俊再三思之以爲行之有法蓋不煩官府而自定者也當稍倣古保甲之法里巷之中每十家編作一甲其中推一富寔之家定爲甲長房屋之數即令甲長勘寔報官如有隱漏十家之中互相查覆若更不實房產入官十家一體治罪亦不必官府造册但須立定册式編定字號著令甲長領出十張將十家之房從實填註一併送官攢造其有拆毀倒塌或有添造亦要甲長率領原戶到官扣收册籍其徵收稅銀亦不必差公人下鄉

如是而小民亦省矣

但與定立期限，申長預先取足，送官交納，如此則百姓免虛費，而朝廷收實利，良俊嘗私計之，旃一歲之中，幾百萬有羸矣，是何可以不講哉，然此本非聖世之所宜言，但良俊以朝廷經國大計，大半取之東南，今東南被冦已三年矣，賴朝廷曠蕩之恩，已蠲一年之稅，然兵連禍結，恐猝未得解，縱倭冦即解，而焚刼之餘，尚須數十年休養，不知朝廷大計，將安取給哉，故早暮思之，以為惟此二者可行耳，然良俊小臣也，處疏遠之地，不得言，而受先生之知遇最深，偶有

所見。不以告于先生。則所以事先生者不盡也。先生處淸切之地。亦漸有天下之責。知有益于國計。而不以告于朝廷則所以事聖明者不盡也。良俊事先生者半年餘。見先生所論皆國家大事。不從俗爲里巷委瑣之言。敢冒昧陳之。

與塗任齋驗封書 倭寇

良俊不敢遽以海圖塵覽以邇來賊人已入內地則沿海未可經畧。今賊人既去。則當事諸公。當親至海上。相度險要。講求規畫。以爲善後之計。正在今日。良

俊請爲先生籌之。沿海一帶。衛所聯絡墩臺基置。祖宗已有成畫。今茍一一議復。功已過半。至于柘林一處賊入所以據爲巢穴。久處而不去者。正以此地去海斥近。既便泊船。且陸路徃北。至閔行渡浦。直抵松江。水路從上橫涇而西。旣之州縣。亦無聚落。去來無禁。直抵嘉興。則南可達湖州杭州。北可達蘇常鎮江。直抵南京。則是柘林雖小。實爲七郡之門戶。南都之喉舌也。今可不特加之意哉。先生即與總制諸公詳議。當于柘林地方。特設一衛。或添置一所。一面營

建一面奏聞仍令海防僉事督令附近各村訓練鄉兵每月至本城校閱一次而沿海一帶奏復舊規增築墩臺日夕瞭望添設游騎往來巡邏則海上有長蛇之勢氣自百倍縱虜人倘發亦不敢揚帆西向而東南可保無虞矣

與都憲趙循齋書 柘林城

柘林築城一節起大事動大衆苟非詢謀僉同安可輕有舉動且此城議築原發于某昔日塗任齋在吏部時某數與論事任齋頗采納其言後任齋贊畫裁

庵幕中某作書與之以爲柘林雖一小鎮然灘近而易于泊舟路逕而通無阻絕實蘇松之門戶嘉湖之喉舌也不築一城以扼之則是開門延賊非長策便計也任齋即持書入白裁菴公裁庵公亦以其言爲可采遂命任齋草疏上之即蒙廟議允行後有司以財力困匱伐尋廢格近大巡尚先生深體國憂近詢民瘼欲舉　朝廷既寢之令爲東南數百年久遠之圖甚盛德也然有司仍踏故轍且欲苟塞上官督責之命爲一切目前苟且之規將原議城基減去大半

殊不知凡舉大事必當深思遠慮計出萬全苟或不然後悔何及某謂築之夫城之必欲展之使大者何也蓋欲城不破必須軍民協守夫軍之所居者營房也所食者月糧也既不土著亦無積聚欲望其寇至而不去得乎且如柘林若築一城則西去金山城五十里東去青村城三十六里其間皆無堅城可恃四散之民必集於城中則城中皆土著之民有妻子有積聚夫人孰不欲衛其私蓄好義奮勇之人千百人纔一二人耳則人之所以守必而不去者豈必盡忠

宜正不必待軍耳

勇耶夫亦傾其私也苟獨使孤軍守之旣無私可戀。萬一寇至棄城而走則雖有堅城何所用之徒爲賊保耳故某謂不可不愼之于始者此也若夫城基之必起于某處必止于某處者則非某之所敢議也何也方 太祖創業之初命信國公定建天下城邑蓋信國公旣明將畧兼曉地理夫不明將畧則不知形勢之險要不曉地理則不知水泉之向背險要旣失。則不足以扼賊之衝向背若差或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是何可以不愼耶。

與張西谷書 南京城守

僕五十始受一官。南北驅馳。已經三載。目中所見。皆狂醉人也。前日冠至常州。逼近京邑。僕以為守禦當在境外。應選有材幹部屬。往彼相度險隘。以重兵扼之。丹陽句容之人。與蘇松不同。其人頗有膂力可用。當急行令操江巡撫各村圍結義勇。人自為守。隨路截殺。比其至京。亦必重傷矣。乃漫不加省。逐日惟滿城鳴金催督雉堞上城。令瓦礫山積。不知竟作何用也。畧無謀畫。譸張太甚。十三門即梁火其三。其餘亦

辰開申閉抑遏貨物不通往來雖樵採亦不得進城時陸五臺守水西門弟即往見之語之曰君賢者其所措置當使十二門効法夫京城之柴皆仰給城外君當大開城門催督運柴入城後縱有警人心亦安兵部即點兵民上城雖單丁亦所不免弟作書與居两江云若督發單丁守城但恐外寇未至而內變先作此不可不深慮也幸而數日即解嚴不然人心動搖其禍變當更甚于蘇松矣

送大司徒孫東𣪍考滿北上序　大司徒

東𣪍孫先生、爲南京大司空、滿三年、所將報政　天子、天子曰、是能爲朕節縮財貨、以贊朕之經費、朕嘉迺勲、是宜爲大司徒、則以先生爲南京大司徒、先生曰、臣應奎服茲寵休、述舊職、稟新命、何敢辭、行有日、時上海張鶚翼、爲南京通政、乃言于先生曰　朝廷所任公者、重矣、公得無概于中乎、夫　國家歲有建置之政令、若諸　陵廟不飾、　上供之冊輦器服刓弊、弗任、河渠閼遏、弓矢諸兵仗歲久弛飭、百司廨

宇及倉庫傾圮不稱有司上其事事下大司空計其工之大小當其費毋俾有羸不足使事集此大司空主之然此直節其流耳若財貨之源蓋出大司徒夫盡版籍之內尺土一民即尺土之毛一民之賦其歲所入皆領于大司徒大司徒會其計以供百凡之經費此非源謂何余嘗計大司空之費歲不能什一其他若 大祀 大禮諸宗藩吉凶禮數之繁縟百官奉入各衛兵將之餼饟遠夷朝貢其燕賜之物歲常什九至于建大工修巨典軍興之需水旱凶荒之賑

貸又不領于一歲之經費是皆大司徒主之則其任可不謂重且難哉凡予嘗聞之善言事者常即小以喻大今譬之一家有田十頃歲收五百鍾方其拮据經紀之初止于立室廬備衣食謹蓋藏歲歷歷若此足矣逮夫家漸侈大僮奴日夥講婚葬賓祭之禮毋事準先王典教漸與貴勢人通問遺必欲與等且加腆田廬漸廣與里巷爭疆畔日有鬬訟費且十倍于前歲入不加羨又無他端其勢將困今天下極治

此今日之勢也

不如此何以為大司徒

上方欲用財公亦有他端出之否耶昔管仲以鹽鐵

富彊齊國、漢興孔僅大修其議、桓次公著論非之、又桑弘羊作平準法、盡籠天下之利、而卜式以爲弘羊可殺、夫桑孔雖言利、然未嘗取之民、猶不失先王重田農厚本業之意、尚爲君子所不道、況今分毫盡出田畝、本業漸失、故昔人喻之繭絲、夫繭者蠶以養其身、言絲盡則無繭也、又云、反裘而負薪、蓋懼其皮之盡也、嗚呼、今行且盡矣、公得無深念乎、時鶚與新有貴陽之命、先生曰、予治其內、敢忘充腹、子理其外、慎無傷其膚、鶚與曰、敬聞公命、願公亦無忽鄙言、先生

日諾先生遂行

送大司成尹洞山赴召北上序 司成

吉安之永新蓋有兩先生在　英廟時有劉文安先生今有洞山尹先生夫永新雖壯邑然官在禁近者亦尠尠不時有有一人即能踔衡俗漢其所豎必殊絕衆所謂千萬人亦見者尹先生以文章侍從二十年蓋淵然擬重人也方其備顧問參密謀徐出一論即中機宜衆雖盈庭舉不能加先生彼一時推可以定國是者必曰尹先生尹先生云廼甲寅歲之五月

擢先生爲南太學祭酒。先生奉命而南、到官甫七日、繼有新命、則又以先生爲北太學祭酒。時留都士人以爲南北太學官等耳、其所養士多寡與職業繁簡皆適等、不應數易地。夫以天子國學之師、乘傳而出、縣官除道郵驛具供帳不易、南北既等、又何必往來促數費劇若此哉。予曰、是不然。夫 聖天子重得士、故撤先生以教國子。然自先生之來、或者廟堂鞅諷議之臣、一日國家有大計、 天子下其事宰相。宰相方欲集衆思。命百執事議可否。百執事人持其說。不

能下。或不能盡當宰相意。宰相曰。使尹先生在。顧不當折其角耶。爲我促駕召尹先生。夫南北太學教士之功等。獨在北更得諷議之助。則召先生唯恐不速耳。予迺以道里供頓爲念。噫何陋哉。予之見也。然予竊有以告先生。予讀劉文安呆齋集。至登極建言。其所陳十事。如戰陣守禦諸策。皆斤斤詳實可施用。末復歸之議政德學。則又救本重內。有大舜修干兩階之風。今東南西北用兵。西北近輦轂。每歲講武有成畫可守。獨東南久無寇。 祖宗之制。廢壞且盡。而南

虜狃彼獰惡，蘇松焚殺之慘，先生嘗一二聞矣。今當事者，曰惟請兵聚糧，畧不講求備禦之策，蓋不能拒之海上，縱其一入內地，則室廬櫛比，溝港鱗次，彼得藏形匿跡，設伏用計，雖有彊兵十萬，竟何所施。古稱中國匈奴，各有長技，苟乘其長，難以制勝。夫調遣之兵，地利不習，此所謂乘其長者非耶。且我之虛實，彼皆詳知，我兵既集，彼必逝去，一年之後，遠兵既久，勢必思歸，養兵不用，我亦坐困，不免各散遣之，而虜船復集海上矣。東南之民，素不知兵，正如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今被寇巳二年餘畧不開設一策而尋恃客兵無乃亦太過計矣夫君相側席待先生先生至必首問國家大計國家大計莫先于此尚庶幾設一奇畫以副朝野之望余于先生同郡人也辱先生知愛最深凡此皆先生之緒餘而予猶言之不置者益以贊先生之決欲先生不以覩望自沮耳先生幸深念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彭賓燕又
曾孫朱賀典臣較

朱中丞奏條集

疏　　朱紈

請明職掌以便遵行事　　（臣奉灌）

臣欽奉敕命、一則曰凡應與巡按御史計議者、須同議處而行、一則曰勅內該載不盡者、悉聽爾從宜處

題奏來定奪切照各省俱有撫臣事體已定無容講求惟浙江福建素無撫臣止是巡按御史專制茲遇聖明首建此官不以臣為不可任而任之臣行膺簡（舊例不設巡撫以下分其事非總之于巡按御）命亦不敢以重大且艱而逃避焉體統事權自今日（史也豈亦謂[illegible]已輕故爾巡按御史專）始將分御史之責任矣其能平氣協力者鮮矣此勢（劄子）也亦情也臣今日所處將貪昧隱忍委曲苟容則辱陛下之命無用臣為將振作一二舍舊圖新則不便者得以相間不平者得以相攻臣蓋無容足之地後來繼今者益難乎其為力矣臣謹昧死條陳乞勅都

察院看詳集浙江等道公議上請明斷永垂典則臣此刻出刊刪省字

動止皆有法守所司亦易奉行彼此相維且相安于乃已原目矣

無事矣

一件都 勅命臣在杭州省城住劄居常嚴率所屬官員督理粲省錢糧操練兵馬修理城池撫安軍民禁革奸弊是五者乃撫臣常職也但今日之錢糧不清兵馬不練城郭不完軍民不安皆以奸弊之不除也姦弊之不除非病于因循則奪于勢利間有興革一得之愚與御史同住一城臣必不敢自用然或出

巡相遠機會當乘亦有不及計議者臣則專之仍行所司申呈照驗若窒礙難行意見不合御史當正言導臣使自酌損請勿徑施文移以妨大體叅因循所貽勢利所在而臣以身任之臣亦危矣使臣已見諸行而御史驟聽偏辭徑行中制則臣何以一朝居也

一伏覩　勑命遇有用兵各該三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才堪委用者聽爾隨宜調委文職五品以下武職四品以下如不用命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叅究者叅究事關軍機重大者許以軍法從事叅提督軍

務與巡撫不同軍機貴審大事宜斷道旁作舍徒成掣肘且一時利鈍古人不能逆覩他日利害御史亦不能共分顧事機緩急或好謀寡謀任事不任事耳今既付臣以軍務許臣以閫軍機重大者以軍法從事則甲兵錢穀操練調度墩臺堡寨廢置增損衙門官員更移去取貨物貿遷有無化居皆軍務也警報之遲速防守之勤惰刻期之先後臨陣之勇怯禁示之從違皆軍機也梟首以至笞杖皆軍法也乞照兩廣并南贛等處軍門事體不必御史干預

此數者皆軍機之實也

一伏覩　勅命福建漳泉等處海寇出沒地方有事爾須往來督視設法剪除蓋謂之設法則使貪使詐以功贖罪先擒後縱陽與陰奪或拔其本根或離其黨援或舍其既往制其將來皆法也大抵治海中之寇不難而難於治窩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公後李被

此難其言若照燭也

不難而難于治豪俠把持之寇聞此地事未舉而謗先行劾未見而肘先掣蓋山海淵藪視為表裏衣冠劍戟相為主賓利于此必不利于彼善于始必不善于終此海道歷年養亂所以至于此極也至于守備

人員、雖未盡賢、亦未必盡皆不肖、但奉公法、必見怒于私黨、犯私怒、必難逃于公案。故總督備倭官黎秀等、有誣訶謗書之慮、把總指揮王麟等有言出禍隨之恐、且各寨查盤點閘、本以防姦、然委官始到吹毛求罪以獻功能、終至假脇作威以行賄賂、此風已久日益甚焉、把總等官。一聞委官到寨。神氣皆喪。披甲跪拜不暇。委官不過推官知縣。安然受之不疑。少有失禮、則鍜煉羅織之獄已呈、充軍降級之禍立至、把總如此、尚望其任事任怨折衝禦侮耶、隨俗則有利

而無害犯法亦害遠而利近蓋所謂衣冠劍戟上下可投故山海淵藪盤結不解此各寨歷年養亂所以至于此極也今沿海地方責成于臣今日不言將來亦疑懼顧忌之不暇矣亦乞照前事體不必御史干預若預臣事則罪譴所在當與臣分是亦無用臣爲也使臣專提其綱海道副使分理其目臣住杭州副使住漳州皆不時往來巡視御史從而監察之有見有聞即付海道羣疑滿腹姑覩其後謗書盈篋姑俟其成查盤點閘姑勿委官吹毛之風息則顧忌之心

輕各寨不職責在海道海道不職責在臣身如是而海防不舉海寇不靖臣甘伏欺罔之誅也浙江海道亦然

閱視海防事　　革渡船嚴保甲

臣自贑州交代行據福建都按二司署都指揮僉事等官路正等會議呈稱今日通番接濟之姦豪在溫州尚少在漳泉爲多漳泉之姦豪絕則番夷不來而溫寧一帶亦可少息等因到臣因思海濱遐遠難以遥制乃入漳州一面候勑一面閱視海防則大壞極

弊可駭可憂臣今日不爲　陛下明言之則臣今日所行皆乖方違衆之事市虎傳信薏苡損眞臣將來之罪亦自不知所終矣葢福建多賢之鄉廷論素所倚重而濱海不毘之口流言亦能動人故官斯土者率以因循遷就爲自全計雖有巡按御史除姦革弊然巡歷不過一年交代則成故紙葢威福之柄移于鄉評是非之公亂于野史久矣如軍國之需重務也徵收之限重法也惟福建則今年秋成始徵去年額派逋負相繼侵欺莫稽卽此一事有司之職守可知

也。如總督備倭官黎秀奉有專敕，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海防其職守也。臣相見之初，問軍數不知，問船數不知，及令開報，則五水寨把總官五員，尚差職名二員，餘謄舊冊而已。稍加較對，逼不相合。總督如此，其他可知。又如漳州衛與漳州府同城，官軍月粮少派三個月，至于銅山等所缺支二十箇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一十箇月，其餘多寡不等，無一衛一所關稱不缺者。又如戰哨等船，銅山寨二十隻，見在止有一隻；玄鍾澳二十隻，見在止有四隻；浯嶼寨四十隻，見

在止有十三隻見在者俱稱損壞未修其餘則稱未造又如巡簡司在漳州沿海者九龍鎮等處共一十三司弓兵九百五十名見在止有三百七十六名在泉州沿海者苧溪等處共一十七司弓兵一千五百六十名見在止有六百七十三名夫所恃海防者兵也食也船也居止瞭望也今皆無所恃矣賊船番船則兵利甲堅乘虛馭風如擁鐵船而來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爲接濟內外合爲一家其不攻刧水寨衛所巡司者亦幸矣官軍竄首不暇姦獲者因而

交通媒利，亦勢也。如今年正月內，賊虜浯洲良家之女，聲言成親，就于十里外高搭戲臺，公然宴樂。又八月內，佛狼機夷通擄深入，發貨將盡，就將船二隻起水于斷嶼洲，公然修理。此賊此夷，日中登復，知有官府耶？夷賊不足怪也，又如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先，被海賊虜去一妹，因與聯姻往來，家遂大富。又如考察閑住僉事林希元，負才放誕，見事風生，每遇上官（林次崖有高才而不偶於時，便以自放於聲伎。）行部，則將平素所撰詆毀前官傳記等文一二冊寄覽，自謂獨持清論，實則明示挾制，守土之官畏而惡

之撫知之何以此樹威門揭林府二字或擅受民詞私行拷訊或擅出告示侵奪有司專造違式大船假以渡船爲名專運賊贓并違禁貨物夫所謂鄉官者一鄉之望也乃今肆志狠籍如此目中亦豈知有官府耶茶漳泉地方本盜賊之淵藪而鄉官渡船又盜賊之羽翼臣反覆思惟不禁鄉官之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也故不恤怨謗行令禁革以清弊源　聖諭所謂漳泉等府豪民通番入海因而劫掠沿海軍民肆行殘害甚則潛從外夷敢行作叛臣伏讀感發仰知

天高聽卑明見萬里之外矣臣思所以處之行據福建按察司僉事項喬等建議請重保甲之令謂倭寇番夷佛狼機等賊倚海爲窟出沒不時誠難底詰然此等非藉漳泉之民雖不禁之而亦不來也漳泉之民非能家于海也孰無父母兄弟孰無妻子要必有出門之期還家之日也其造通番大船豈能運之以鬼神成之于旦夕乎豈能不依山而立傍海而住乎然則豈無一鄰里鄉黨知而見之者耶顧下之人畏

以有鄉官爲之主首故小民不敢言官府不敢詰

惹禍而甘爲隱瞞上之人貴安靜而不貴何察焉耳

正使責其何察亦不過排家立扁虛應故事而已則誰肯以迂緩之令而犯切近之災耶不然此法行之於閩久矣何浙人歲多漳泉之盜也又據月港士民嚴世顯等條陳海道謂保甲之法甚切濱海之俗舊嘗行之而鮮有効者以四于强梁弊于里老且無官府以督成之宜乎効之不終也又曰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閩南之大鎮人貨萃聚出入難辯且有强宗世獲窩家之利凡一鄉防禦之法皆不得施今一方士民徒爲此等所累莫不怨之入髓每聞上司

之至皆以爲大有所更化，苟有以慰其望，百姓必謳歌于道，豈敢從之以作亂也哉。臣以官其地者之言如是，居其地者之言如是，而海防大壞又如是，曰兵曰食曰船曰衙門墩臺等項，計非歲時所能整頓，而夷船賊船乘風往來，瞬息千里，又非倉卒所能捍禦。臣反覆思惟，不嚴海濱之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也，遂自十月二十八等日，督率有司行之，蓋即古人比閭族黨之制，孟子鄉田同井之教，特後世行之不善，故見其擾而不見其成耳。反覆叮嚀，示以臣先任已行

之効指以今日行之以不擾守之以不縱不苛之法申之以操縱在有司不可在巨室之戒盡削去繁密科條宣揚　聖明德意徧給告示先之以不追既往繼之以賞罰利害旬月之間雖月港雲霄詔安梅嶺等處素稱難制俱就約束府縣各官交口稱便雖知縣林松先慢其令亦稱今日躬行大有所得泉州府申稱所示保甲牌格簡易明白永可遵守豈直沿海地方可以譏察奸弊雖深山窮谷之中互相保障則盜賊不生風俗可厚焉有如近日之倡亂者哉乞勅

兵部會同吏部都察院再加公議如許臣華鄉官之渡船嚴地方之保甲以救倉卒不能捍禦之患題請明旨永為遵守仍乞 天恩肆赦凡在約束中者即為良民舊犯過惡一切不問許其自新庶竭駑駘次第修舉廢墜以復海防以清海道如臣所陳乖方逆衆有損無益亦就叅究罷黜別推賢能另立善法以救大壞極弊以圖久安長治臣不勝恐懼待罪激切煩瀆之至

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

誅獲海寇

竊照攘外斯可安內、治近斯可服遠、古稱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入貢則懷之以恩、入寇則震之以威、謂之化外、至于中華之人、動以禮法繩束、固不以夷狄之治治之矣、我朝立法垂訓、尤嚴夷夏之防、至今海濱父老。相傳國初寸板不許下海。歷代承平。蓋有由也。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知情故縱隱藏者絞、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若謀而未行，爲首者絞，爲從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一欵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通同故縱者與犯人同罪。又見行事例一條，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刦掠良民者，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通行遵守。今照各犯潛從他國，朝見國王，皆犯謀叛之律，潛通海賊，嚮導劫掠，皆違下海之例，使臣向日婁事，稍有不密，都指揮盧

鎗用兵稍有不慎、則求責諸夷在外洋交通諸猾在城中、東南生靈、懸于一綫、臣自不知所終矣、仰仗天威擒斬各賊、皆在海島之外、戰陣之中、其交通諸姦副使魏一恭亦稱憑賊當時口報、次日報者一切不准、至于所獲黑番、其面如漆、見者爲之驚怖、往往能爲中國人語、而失恃之徒、背公私黨、藉口脅從被虜之說、問官執持不堅、泛引强盜罪人之律、不究謀叛嚮導之由、衆論無詞者、則從比附以爲他日之地、稍能展轉者、則擬徒杖、供明徑欲釋放、恭詐脅從被

虜皆指良民今禁海界限分明不知何由被虜何由脇從若謂登岸脇虜不知何人知證何人保勘若以入番導寇爲强盜海洋對敵爲拒捕不知强盜者何失主拒捕者何罪人皆臣之所未解也且臨陣之際生死呼吸非彼即此陣獲之賊輕縱陣亡之兵何辜連年殺戮之慘何以懲創况此海戰非比陸戰可以貪功妄報當時一一斬首帰而獻馘誰復議之臣非討功陞級之官惟此議一搖乃泰阿倒持之漸餘燼復燃誰任其咎故臣愚以治近斯可服遠而倭賊亦

有天在頭上之詞朝鮮國先有沿海亦將有事之奏是可察也蓋中國無叛人則外夷無寇患本地無窩

上則客賊無來踪今入貢者既稱使臣不知入寇者又稱哄騙貲本臣愚以爲遠夷畏服在此一舉召釁速禍亦在此一舉臣既欽奉提督軍務之命乞勅兵部議照臣先任南贛軍門事體候駁行三司從公會問將衆證顯著林爛四許棟陳四倪良貴奚通世顧良玉劉奇十四等容臣于軍門梟首示衆餘賊監候轉詳處決其周良等乞勅禮部議照臣先奏事宜仍

容入貢。一面移文日本。詰問前賊入寇。國王有無知情。稽天等係何族屬。凡中國人到彼哄騙誘引者。俱（稽天者日本國人倩國王與本至浙江假貢貿易者也。）係叛賊。徑許彼國一一行誅。具名奏聞。欲買中國貨物。亦許入貢之期。報官交易。稽天等姑容緩以俟日本回奏。如此于國家恩威並著。稽天等苟存一日。足為奇貨。一日而通番之賊。城社之徒。亦漸消沮。久弛法紀。久廢海防。亦漸修舉矣。

海洋賊船出沒事　禁船出洋

惟照前項海船。大小俱二桅以上。草撇則使槳如飛。（草撇亦海舟之

攻劫毘利，此皆内地叛賊，常年于南風迅發時月，糾引日本諸島、佛郎機、彭亨、暹羅諸夷，前來寧波雙嶼港内停泊，内地姦人，交通接濟，習以為常，因而四散流劫，年甚一年，日甚一日，沿海荼毒，不可勝言。臣仰承

聖謨成算，克破雙嶼，分兵固守，外夷尚未傳聞，突如其來，巳失巢穴，故各船飄泊外洋，往來行使，乘空則劫，警報紛午。且臣艸創之初，凡遇臣者，率多裁抑侮弄，肯于有過中求無過，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耶。臣誠寢食不遑，兼觸炎海瘴毒，外切憂危，内負

痛楚、旦夕不知死所、別無謀畫可陳、惟沿海官兵倍用嚴加防範、使賊船不得近港灣、泊小船不得出港接濟賊船、在海久當自困、相機追擊、乃勝筭耳。但以海為家之徒。安居城郭。既無剝牀之災。棹出海洋、且有同舟之濟、三尺童子。亦視海賊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世代仇讎。往往倡為樵采漁獵之說。動稱小民失利、或虞激變。鼓惑羣聽、加以浮誕之詞、雖賢者深信不疑矣。夫談虎色變、輒坐一人、秦越相逢、不驚肥瘠、今海洋日報有如此之船隻、則連年劫虜人家、豈

止此數而已哉自臣觀之海濵之利何限小民之計自存近處捕取魚蝦采打柴木明例人情原自相體但如臣近奏犯人魏盛之詞不以見獲雙桅旗號爲彼之非乃以黄魚自古無禁爲臣之罪此可具之狀詞孰不可騰之口說耶夫雙桅旗號利不在于小民連年刼虜害實流于比屋臣叨巡撫一方則陸寇海寇皆責在臣未敢因噎廢食也惟此出洋不禁是止沸而不去薪澄流而不清源臣與海道等官雖接踵受罪固無濟矣近准兵部咨開巡按浙江御史裴紳

條陳海防六事內一事所謂小民雖失山澤之利也方實免殺戮之苦此議在臣未曾入浙之先彼老成練達之臣豈漫言者哉蓋除惡務本之論不得不然也臣不暇旁求自福建漳泉以至山東登萊皆有備倭海道等官沿海衛所星羅碁布國初之制非徒設也今山東海防已廢海警絕聞豈真無捕取魚蝦采打柴木者哉山東無內叛通番之人耳使有此輩播弄其間其爲雙嶼爲石澳等洋者又不知幾何矣伏惟　陛下明見萬里垂念連艘之可畏瀕危之宜戒

察臣累奏情詞乞敕兵部覆議惟以除惡務本之義。主斷于上更不爲他說所搖使臣別無顧忌所可別無觀望同心所在良圖自出海道或有清寧之時不然小民未見有利臣且不日有禍臣不足惜 陛下東南之願未已也臣不勝激切恐懼之至

咨報夷船事 夾揷貢表

該臣看得海寇久肆猖獗見調兵船會勦雙嶼賊巢似此求貢夷船不可再令外泊遵奉敕命從宜處置一面宣諭 朝廷威德取具後不援例等詞收入寧

波府城賓館安插聽候　明旨入貢、一面于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具本題請外、續爲提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將勦除雙嶼賊巢緣由、又爲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將審過賓館夷使周良等執稱占據雙港、使臣非所敢知、見獲夷賊稽天等執稱叛賊朝見國王、哄騙貲本、遠夷畏服、在此一舉、召釁速禍、亦在此一舉、合行議處緣由、又爲不職官員背公私黨廢壞紀綱事、將寧波奸人投書夷館扇惑夷心、教誘爲亂、已經省諭安息、合行跟究

緣由，俱于本年五月二十五等日具本題請外，續准
禮部咨開覆議臣四月初六日具題前事內稱本夷
自嘉靖十九年，本部申明約束，移咨國王知會去後，
及今始一再來，而周良先期求入，人至六百有餘，船
復加以副軍名色，是彼於我明例未嘗一一遵行，況
彼東夷素稱狡猾，又安知其不故為是以覘我中國
守法之疏密，以為彼之敬忽耶，其嘉靖十八年入貢
夷使數逾百人，原非曲縱，緣念該國自新之初，姑崇
寬大以示招懷，今則事體已定，約束已明，止宜畫一

守之不可少有踰越以啓其驕縱之習苟今復事姑
容不行裁沮則不惟廩餼有糜費之煩地方罹騷擾
之患亦恐夷使將來指爲口實後之驗放難以持循
是中國一定之法不信於異域矣所據本夷進多人
船實與明例有違難以別議合無行彼處巡撫將本
夷方物船隻人數查照節年題准舊制分別去留停
當然後容其進港起送五十人到京餘者存留聽賞
其過多人船省令回國仍量加犒賞以慰其心務使
懷柔有制馴擾不苛則上不違 朝廷之法守下不

失遠人之懽心、邊釁永消而海防有賴矣、等因題奉
聖旨轉咨到臣、備行該司會議去後、今據前因、爲照
海寇勾引各夷、占據雙嶼稱偉二十餘年、劫擄人財、
無慮數千百家、臣舉事之初、未貢夷人數盈六百、外
消經年、城府奉奸、聲勢相倚、軍機所係、間不容髮、地
方安危、國體輕重、俱在一時、臣開剏軍門、責任至重
業已遵奉專勑從宜處置之命、宣諭安插矣、勑除賊
巢之後、夷館私通出入、又嚴爲禁制矣、是臣之宣諭、
即
朝廷之大信也、臣之勑除禁制、即申國之大法

也。奸人之扇惑教誘。臣之不敢姑容也。彼之狡獪所以覘我守法之疏密者。正在於此。彼之驕縱。所以雖有扇惑教誘之奸。而不能終違面審親筆之信者。亦在于此。彼之遵守約束。安心在館。不敢如往年沿途驚擾出外交通者。亦在於此。向使機事不密。處置失宜。嘆嶼之巢難傾。而衆夷之亂先作。於時師老無功。官民荼毒。不知糜費何極。騷擾何狀也。今撫慰既定

公自註云。嘆人咻想仰可並案深文乃欲行令驛回夷使以激變中傷亦論乃通云

乃欲執詞發回。則衆夷必以臣爲不足信。其後不援例之詞。亦將反覆。而奸人扇惑之計遂行。教誘之言

遂動臣且不免誤事之罪雖有畫一之法亦無所施（廣漳閩人皆不便之欲敗其事此亦一端也）矣何也六百人之夥命易制百餘年之夷衆難開耳臣奉命勅除海寇禁制夷館而羣奸聚嚚百計搆陷臣累經奏聞至今不知忌憚禮部駁回之意若稱嘉靖十九年申明知會之咨堅其今日後不爲例之約是正所謂懷柔有制馴擾不苛之道蓋一搖奪于聚嚚搆陷之口邊釁決不可消海防決不可賴且安插已久無港可進無從奉行臣節該今奉勅命地方未盡事宜亦聽爾便宜處置欽此欽遵今據三司各道

衛府提舉司、令辭交稱發回夷件不便、臣謹以便宜處置、一面催督委官管送夷使周良等五十員名起程、一面依擬容留賓館暫住、候風便諭遣歸國、

雙嶼塡港工完事　塡塞雙港

案照先爲擒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該臣題開本年四月初七日、先將容計、動調官兵、勦捕雙嶼賊巢緣由、一面具本題知、一面行福建都指揮盧鏜、會同魏一恭相機進勦、就於雙嶼分兵屯據、爲立營戍守之規、共圖一勞永逸之計、及中明賊據雙

嶼則賊處其逸我據雙嶼則賊當其勞之說未據回報一聞九山之捷平時以海爲家之徒邪議蠭起搖惑人心沮喪士氣催據魏一恭回稱福兵俱不願留雙嶼四面大洋勢甚孤危難以立營戍守只寨港口爲當臣亦扶病至定海縣督察軍中事情慰勞將卒衆復感奮願留報效五月十六日臣自鄞衢所親渡大海入雙嶼港登陸洪山督同魏一恭等達觀形勢就留福建指揮張漢千戶劉定夏綱百戶張鏵原領兵船在彼分定中軍并南北上哨各添官兵相兼防

守惟立寨之說衆以爲非因念濟大事以人心爲本論地利以人和爲先姑從衆議行令動支錢粮聚椿採石填塞雙港等因於五月二十五日具題外本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裴紳題爲條陳海防事宜以備採擇以安地方事內一件防賊巢訪得賊首許二等糾集黨類甚衆連年盤據雙嶼以爲巢穴每歲秋高風老之時南來之寇悉皆解散惟此中賊黨不散用哨馬爲遊兵脅居民爲嚮導體知某處单弱某家殷富或冐夜竊發或乘間突至肆行劫虜畧無忌憚

彼進有必獲之利退有可依之險正門庭之寇也此賊不去則寧波一帶永無安枕之期但前項地方懸居海洋之中去定海縣不六十餘里雖係國家驅遣棄地久無人烟住集然訪其形勢東西兩山對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門障蔽中間空濶約二十餘里藏風聚氣巢穴頗寬各水口賊人晝夜把守我兵單弱莫敢窺視臣以為必須合閩浙二省之兵協力夾攻待時而動然後可以驅逐之去永絕禍本賊除之後即將此地立為水寨屯軍聚守勿令空

閒復為賊人所據，廢外足以拒賊，內足以藩屏，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今據前因，為照浙江定海雙嶼港，乃
海洋天險，叛賊糾引外夷深結巢穴，名則市販，實則
劫虜。有等嗜利無恥之徒，交通接濟，有力者自出貲
本，無力者轉展稱貸，有謀者誆領官銀，無謀者質當
人口，有勢者揚旗出入，無勢者投託假借，雙桅三桅
連檣往來，愚下之民。一葉之艇，送一瓜，運一罇，率得
厚利，馴致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為衣食父母。遠近
同風，不復知華俗之變于夷矣。雖有沿海官兵之設

如臣先奏所謂奉公法必見怒于私黨犯私怒必難逃于公案隨俗則有利而無害犯法亦遠害而近利非漫言也不然何近日雙嶼一倡怨讟四起防閑夷館之禁少嚴謀殺撫臣之書遂出此中華何等地耶人心內險雙嶼外險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先該前巡按御史裴紳議合閩浙二省之兵協力火攻待時驅逐並寨戍守該兵部覆議行臣會同南贛都御史龔輝計議此誠兵機重務地方至計也本年四月初七日雙嶼既破臣五月十七日渡海達觀入港登山凡

賒三𡻕直見東洋中有寬平古路，四十餘日，寸帆不生，賊徒占據之久，人貨往來之多，不言可見，官兵屯守既嚴，五月十日，浙海瞭報賊船外洋往來一千二百九十餘艘，已經奏報，其流入南直隸地方，僅三四艘，便成震動，是雙嶼之為要害甚大，而浮言之為讒間甚明矣。夫蠻夷猾夷，寇賊姦宄，堯舜之世，在所不免，茲蓋伏遇　聖明在上，海岳效靈，不煩會兵待時，立寨戍守之勞，而埽究塞源，沿海安堵，往年塗炭之民，頗有壺漿迎師，耆老垂涕之風，特猾虜荒遠，無勢

無力有情不能上達耳